

乡村记忆

乔忠延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乡村记忆

乔忠延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记忆 / 乔忠延著.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598-837-5

I. 乡… II. 乔…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8451 号

乡村记忆

著 者: 乔忠延

责任编辑: 宁志荣 冀建海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gu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泓兴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8-837-5

定 价: 26.00 元



作者像

台子

台子是戏台。戏台在村子里被众人叫成分子。

台子是村子里的乐趣，也是村子的奢侈。村子里有院子，院子里有房子。没有房子，没有院子，便没有村子。村子里却不一定要有分子，没有分子的村子也是村子。

大村、高村才有分子，有分子的村子多数被叫做镇子，只是镇子也是村子，村子周围还是村子。

房子、院子是用来住人的。住在房子、院子里的是庄稼人。庄稼人的心思是五谷丰登。为了五谷丰登，众人弯着脖子在田里狠下力气，下力气种时，下力气翻地，却不一定要有下力气的收成。天上的风雨也左右着田里的籽实。因而，要在田里的籽实，先要左右天上的风雨，而要左右天上的风雨，必须要讨得神灵的欢心。庄稼人便趋奉所有的凌佑子，建大庙，把神仙请进村子里。

村子里有了庙，庙里有了戏分子，众人好看戏，神仙也就好看戏。逢年过节都唱戏，别说是人在看戏，戏却是给神仙唱的。丰收了唱戏，是报答神仙的恩赐；欠收了唱戏，是要神仙谅解人的过错。人到底有什么过错，不清楚，只清楚，心诚则灵，不唱戏不行，真心实意请一分戏，好好唱他十天半个月。不过，说是给神唱戏，热闹红火的却是人们自己。戏台下密密麻麻，挨挨挤挤的全是人，前头的坐板凳，后头的坐高凳，再后头的站在凳上，幼儿稚女则骑在站在凳子上的父亲的脖子上。人们挤挤攘攘惯了，神仙也就过罢了瘾。

台子建在大庙里，大庙建在村子里，好当然不敢和村子比，要比自

作者手迹

目 录

第一辑 远逝的时序

燕子	3
春雨	6
溪流	9
莲花	12
暴雨	15
洪水	18
秋声	21
秋味	24
秋色	27
冬景	30
瑞雪	33
数九	36

第二辑 童年的碎片

买烟	41
裕子	44
柿子	47
米尺	50
同桌	53
皮球	56
书箱	59
草绳	62

第三辑 时光的童话

龙河纪事	67
------------	----

合欢树下	71
田园诗话	75
上天的路	78
弯弯的桃树	81
香万家记	85
野菜情忆	88
甜瓜的故事	91
南山即景	95
月亮的故事	99
直直的河道弯弯的流	104

第四辑 艰涩的年轮

灰烬	111
师道	128
磨坊	140
大捷	143
铃声	146

第五辑 生命的风光

尖尖脚上的奶奶	151
喜悦的萝卜	154
二爷	157
帽爷	160
狗肠叔	162
村妮	164
寿星	167

第六辑 残存的往事

门匾	173
八仙桌	175
太师椅	177
纺车	179
老瓮	181
余壶	183

弹弓	185
粉脾	187
灰筛	189
井绳	190
饰件	192
铜镜	194
铜锁	196

第七辑 先祖的轨迹

祭灶	201
春联	203
大年	205
拜节	207
破五	209
添仓	211
高照	212
清明	215
墓子	218
鼓	221
黄土家族的歌	223
威风锣鼓	226

第八辑 永远的剧场

村子	231
台子	234
村舍	237
村庙	239
官道	241
河道	244
东厦	247

第九辑 生灵的命运

骡子	251
狼	255

鳙鱼	258
鸭子	261
善牛	264
鳖精	267
后 记	270

第一辑 远逝的时序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的诗描绘的是自然景观，折射的却是时序轮回。春夏秋冬，循环往返，以至无穷。岁月依旧，人却在光阴的流逝中长大了，变老了，最终成为尘世的过客。如此看来，时序是永恒的。然而，时序的永恒也是相对的。如期到来的时序只能带来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却无法再现旧日的风景。

人们每日每时都生活在风景之中。今年的风景和去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将在这看似雷同的岁时风光中茁壮、挺拔，而后萎缩、消失。恍惚间，我历经了五十多个春秋，蓦然发现旧日的风景并没有如影随形，却永远滞留在逝去的时序中了。

我打开乡村那久远的时序和时序中收藏的风景，细细品味那淡渺的画卷，似乎有些单调，还有些稚拙，可就是那单调和稚拙的画面散发出陈年佳酿的醇香。我陶醉了，又不想一人独享这醇香，于是便有了这笔下的文字。

- 燕子
- 春雨
- 溪流
- 莲花
- 暴雨
- 洪水

- 秋声
- 秋味
- 秋色
- 冬景
- 瑞雪
- 数九



时光匆匆,却留下了足迹。

燕子

燕子一来,春天就热闹了。

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它带来了春的信息、春的歌声。它站在我家瓦屋的檐上,冲着长天一叫,一声声春天的旋律就响进了大人小孩的心窝。大人们伸伸一冬天坐僵了的懒腰,正要出屋,小孩子们早撒开腿蹿出去了。

屋外暖和了,阳光不只温煦,颜面也比冬天鲜亮了许多,洒在墙背上、地面上已经有些晃眼了。

燕子更多了,成群搭伙地逗乐,这只斜刺下来,那只竖穿上去,还有的纵裁横剪,院子里欢声不断。

这当儿,我早溜出了院子,溜出了村庄,像展开翅膀的燕子一下飞出好远。我站在了田垄上。田垄上的土好疏松,不再硬梆梆的,不再硌得脚生疼。走上去,像是踩在棉絮上,绒绒和和,从脚底板一直舒服到心里。我放开脚走去,走得得意,也舒服得得意。脚稍一偏,踩在田垄的边上,松软的土立刻塌落下去。随着那绒土的塌落,我一个趔趄闪倒在地上,长长地躺在那田里。正得意在兴头上,却栽了跟头,多扫兴!我有点吃惊,也有点沮丧。但是,我的沮丧马上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我很快觉得,我不像栽在地上,倒像是睡在了一床厚厚的棉絮上,松软而且暖和。于是,我闭上眼睛,大仰八叉地睡了。那阳光如一只温存的巨手抚摸着。我的脸上最先感受到这种欣慰,不一会儿,这欣慰带着柔情融进了周身。

好一会儿,我方睁开眼。一抹新绿立时透进了我的感情天地,堰垄边萌发了嫩芽,先出来的已变绿了。还有赶早的呢,刚刚离了地皮,抖开叶片,没长一寸高,就绽开了小小的花朵。那花朵不红,不艳,淡红中挂着微紫,娇巧得迷人。她太渺小了,没

人知道她的名字,我只好叫她紫花花。紫花花开过还会结果,果儿不大,长长的,活像一只捶衣服的槌子。那槌子不能吃,我曾经咬过,皮一破,苦苦的,涩涩的,苦得我不顾溪水仍然凉沁,赶紧伏下去,含口水,把嘴涮了又涮。这时节,能吃的大概是扁扁苣了。于是,我的脚步载起日光在那干草丛中游移巡梭。扁扁苣是菅草的新芽。虽然,过了一个长长的严冬,菅草枯黄的叶子仍然没有消尽,瘦瘦地弱弱地贴着地皮。因而,新芽萌发,必须从那枯黄的封闭中透出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劲头,或是个怕使劲的懒儿,就会被压抑在那干叶子的下面,或扭曲得弯了,或憋闷得死了。当然,我要寻找的扁扁苣不是其中的弱者,而是那些最有劲、最乘兴的强者。它们早早拱出了头,翘过黄叶,挺胸晒着暖儿,长着个子,还有的鼓圆了肚子。那圆圆的肚子里就是即将弹射出去的新叶,不待它射出去,我伸手抽了出来。那叶芽嫩嫩的,甜甜的,嚼一嚼吐出来,再嚼一嚼,春天的蜜汁流溢得满嘴都是。

远处的田野已有耕牛走过。一头黄牛拖着犁悠悠慢慢翻起新土。那湿肥的泥土在阳光下闪出亮光,刺目的光缕射出好远。扶犁的人头上捂着条羊肚毛巾,一脚高一脚低地踏过去。嘴里不停地吆喝:哒吼——,哒吼——,吼出黄牛悠然自得的节奏。



春天来了,天地透出鲜嫩的生机。

黄牛犁地的时候，蜗牛也不安卧了，背起房子四处游走。有一只正从我脚边不远处爬过。我捡起时，它迅速缩回了硬硬的房子里面。说是房子，其实是一层硬壳。那硬壳圆圆的，像是一轮太阳，只是没有太阳的光亮，说是月亮似乎更像，淡淡的，白白的，也有稍稍泛黄些的。我知道，一惊动，那精明的牛儿就躲进去了，待认为安全了才会慢慢露出来。我安安稳稳坐在田垄上，将袄袖挽起，把那牛儿端端正正放在胳膊上面，并且吟哦那不知哼唧过多少代的歌谣：

牛儿牛儿快出来，
松松软软犁地来。
勤勤快快惹人爱，
爸爸妈妈来送饭。

一遍，两遍，三遍，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那可爱的精灵，它探出了头，头上伸出两支细小的角，角一晃一晃，身子也就缓缓移动，硬硬的房子也随着缓缓移动。我的胳膊上留下了它爬过的痕迹。它爬了不到两寸远，而那看似缓慢的耕牛，已经犁好了一大片地。这新耕过的地尚未撒籽播种，那远远的茵绿里已露出了黄黄的花儿。油菜开花了，花朵不大，很繁茂，还有幽幽的香气。轻风过来，香气也相伴着来了。风吹过去，香气又相伴远行，满地里弥漫了诱人的清香。蝴蝶来了，花花点点的，忽儿舞在空里，忽儿贴在花上，醉醉迷迷的；蜜蜂来了，匆匆忙忙的，一群群，一伙伙，来来去去，天空也熙熙攘攘的……

燕子也不消闲，忙着夹草衔泥，你来它往，穿梭似的。每次衔取的泥点都是那么不经意，不起眼，可是不几日，竟在我家的房梁上垒成了新居。新居垒成，燕子们少了些忙碌，屋里院里少了那翩翩来去的紫黑色身姿。似乎是打了个盹，又似乎是转了个脸，燕子窝里居然传出叽叽喳喳的叫声，好个精明的东西，这么快就孵出了一窝小小的生灵。燕子妈妈、燕子爸爸飞来飞去，加倍地忙，回来时嘴里必定衔着吃食。它们一露身影，那一窝黄嘴就探出居室叫嚷个不停。然而，它们并不听谁的叫声高就喂谁，却挨着个儿，一只一只地喂过去。

不知不觉小燕子张开翅膀会飞了。

不知不觉百花都亮开笑靥，春深了。

春 雨

画家说,春雨是春天的颜料。

诗人说,春雨是春天的歌声。

小时候我则认为,春雨是春天的奶水。春雨比奶水更甜美,更养人。它飘落到哪儿,哪儿就滋润了,鲜嫩了,翠生了,就活活泛泛显出了生机。

春节过后,人们就眼巴巴地盼望春雨。春雨却总是不来。天不再像年前那样灰蒙蒙的,变得蓝蓝的,空空的,那么高,那么远,不见一线云丝丝。看看风,还是西北风,虽然稀少了,劲小了,却仍然硬硬的,干干的。

太阳暖暖地照着,照得地上也暖了。冬日僵硬的地皮早软了,踩上去面团似的,河边、泉边更是软得淌水,水渍渍的,走过去会粘住鞋子。牛车走这路最难,铁轮子一碾好深,陷在泥里好长时间出不来。黄牛低着头,弓着腰,瞪圆了眼睛往上拉,车还是不动。赶车的一手舞着鞭子,一手扳着车轮,身子朝前扑着使劲,口里大声呵斥那牛。好不容易,车轮才转了,上来了,还是过路的人在后面帮了手。

没几日,地皮不再软了,像往常一样瓷实,不粘鞋子,不陷车子了。风依然吹着,太阳依然晒着,暖和多了。又过几日,路上裂开些小缝缝,人来车往,表面上的那层土就离了地皮,土越积越厚,越碾越细,踩上去和冒烟的一样,裤腿上溅得花花点点的,都是尘土。

田里的麦苗早渴了,泛黄了,没了先前的精神头。浇地的人多了,水流进田里,“滋——滋——”地响,还咕咕咚咚地冒泡。看着溪里的水不少,淙淙地流着,进了田却慢慢地爬,比日头爬得还要慢。蛰伏在田里的小虫子遭了大难,水一来,淹了家园,匆匆忙忙从水汪汪的洞里钻出来,却只能漂动在水汪汪的田里。麻雀、燕子,还有黄



春天来了，树梢就会变绿。

莺，很会寻找吃食，它们一行行排在田埂上，瞅着那漫水的田地，只要有小虫子探头，就箭一般射过去，将虫子啄进嘴里，吞进肚里。吃饱了，再逮住就飞走了，飞回去，喂养自己刚出壳的孩子。浇水的田里成了鸟的乐园，这儿落下，那儿腾起，一

幅百鸟闹春的好景致。田浇过了，人们仍然盼着落雨。说是浇过的地，土会变硬，下些雨土才会酥些，麦苗长得才起劲。还说，空气太干燥，人易生病，上火的，发烧的，躺在屋里的人不少了。

雨来了，突然间就下起来了。是夜里来的，待人们知道下雨的时候，雨早渐渐沥沥的了，唱小曲似的。有人从被窝里撑起身子，胳膊扒在窗台上，掀起窗帘的一角，朝外瞅瞅，院里的地上白白地泛亮。于是，忽然想起昨日后晌太阳落在了云里，风也是东南风，还潮潮的。接着又倒头睡下，梦里也就多了几分甜蜜，不睡到吃早饭不会起来。

一大早，小孩就在胡同里撒着欢。头上戴一顶大草帽，如同墙角拱出的大蘑菇。蹦跳着在泥里踩过去，“巴吉——巴吉”地响，水点溅得越高，笑声越脆。谁的妈妈探出了头，见了，连骂带喝地喊闹：“小崽子翻了天！”猴崽们头也不回地蹿远了。大伙儿躲进一家的太门口，那门口有高高的门楼，厚厚的门墩，平平的地面砖，蹲在那儿“摔锅”。从路上挖来泥，捏得像笼里蒸出的窝窝头，倒放在手心，又像一口没有耳朵的锅。捏好了对伙伴说：看锅——

对手答：好锅！

又说：看底——

又答：好底！

继而发问：摔破？

忙答：赔哩！

再问：赔几斤？

再答：赔五斤！

不待答话的落音，那手中的泥锅就“砰”地摔在地上，一下冲开口子，泥点四飞，大家都成了一花脸。没人去顾及脸面，却对着破口子叫好、叹息。叫好的，是摔锅的；叹息的，是要赔的。不管赔方多么不情愿，还是从自己的泥堆里揪下一块，拍个片片，拍得薄薄的，盖在对方的破洞上。当然，不拍薄赔上也行，但是，谁也不憨，不愿多赔你泥团。因此，拍呀，拍呀，拍得不能再薄了，才往上盖。最难赔的是炸锅，砰的一声，摔下去的锅炸得四分五裂，泥点飞到院里的，落在墙上的，溅在路上的都有，再大的手也拍不出这么大的泥片。最扫兴的锅，是摔下去一声不响地贴在地上的锅，活像一团刚屙下的牛屎。赔的人高兴，而摔的人却阴了脸。

雨来得快，天晴得也快。一大早，天上还满是乌黑的云团。端上碗吃早饭，云变得丝丝蔓蔓的，天有些亮了。吃完饭擦嘴时，云就散了，太阳露了脸，鲜亮鲜亮的。天空如刚擦过的镜子，没有一点尘色；地上如刚落笔的图画，到处洇着水色。人们的心里也像刚冲洗过的一样清爽，脸上笑成了花。

田里泥了，无法干活，仍有人踩着泥到田头去，看看嫩嫩势势的禾苗，心更喜了。喜滋滋地唱出声来，这儿那儿飞旋着乡下特有的乱弹——

劝世人莫做官务农为本，

你看我七品官不如黎民。

.....

你一声，他一段，天地间蓦然晴朗多了。

这时候，顶红火的是大椿树下了。一夜春雨，椿芽冒出好长，能吃菜了。有人拿着长竿，长竿上绑着一把镰刀，高高举起长竿，手起刀落，绿绿的嫩芽，就飘落下来。大姑娘小媳妇嘻笑着往篮里捡着，谁捡着就是谁的，不一会儿竹篮就冒了尖。

你走了，她来了。椿树下笑声不断，笑彻了整个春天。